

## 自序

我小的時候背著書包上學去，到了學校發現老師講的語言和自己家人說的都不一樣，也曾經搖頭晃腦背誦，「……甘其食，樂其俗，老死不相往來……不言而自信，不戚戚於貧賤，不汲汲於富貴……極其言，茲若人儔乎？酣觴賦詩，以樂其志，無懷氏之民歟！葛天氏之民歟！」，好像也不錯，回家還背誦給父母聽，他們可都是文盲啊！所以也沒人稱讚我，於是小小孩只能抱著書本背誦，一方面新鮮稀奇，一方面也怕挨老師板子，時間久了，怎麼書上說的和日常所見都不一樣？

「環堵蕭然，不蔽風日；短褐穿結，簞瓢屢空——晏如也？」

這……，好像怪怪的！台灣多颱風，小時候每當颱風來了，屋瓦會被吹走，真的不蔽風雨之時，父親要冒雨儘快上屋頂去動手修整，母親會著急。至於短褐穿結，因為母親善縫紉，能裁衣縫補還能不愁，可簞瓢屢空，就是米缸空了，大人都面有難色，絕對沒有人會——晏如也，否則一家老小九口人喝西北風啊！

所以盡信書，不如無書，我也就學會了「閑靜少言，不慕榮利，好讀書，不求甚解了」，閱讀成了習慣，也成了嗜好，因為可以不求甚解，那就自己解。凡是能拿到手有文字的，我就讀，連廣告傳單都拿來讀一讀，年久日長，讀出了現在這等模樣。

自古以來讀書人就不求甚解，只有陶淵明最老實說了出來，他寫的田園詩很好，可是他也曾寫過《乞食》！他說「既耕亦已種」肯定沒種出東西來，所以他深受饑饉之苦，他說：「……飢來驅我去，不知竟何之，行行至斯里，叩門拙言辭……」，他還寫呢！「……汎覽周王傳，流觀山海圖……」，他只會讀書寫詩卻不懂營生，可見他真的讀書不求甚解。

一代又一代的人過去了，時代之輪、時間之輪，輪轉不歇！清代的曹雪芹借作品《紅樓夢》說了名言，他說：「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」，看著真是辛酸。

然而學問何用？煮字亦不能療飢！人總要雙手勞作，腳踏實地才好。如果曹雪芹能懂一些在人世間生活的道理，也不至於貧病一生。

學習技藝是手到、眼到、心到的細磨功夫，絕非一蹴可及，也不是武俠世界裡所寫，忽然得了武功秘笈或是某位高人、大師轉傳一生的內勁功夫，就能天下無敵了！天下無敵也要吃飯穿衣，人生是現實的。

司馬遷寫《史記》影響後世深遠，他是文字的高手，卻不免於腐刑，看他寫百年前發生的《荊軻刺秦王》宛如親臨現場，歷歷在目，司馬遷文章寫得好無庸置疑，可是他寫《殷本紀》描寫殷商最後一代人主紂王就很不實在，他寫：「……帝紂資辨捷疾，聞見甚敏，材力過人，以手格猛獸，知足以飾非，矜人臣以能，高天下以聲，以為皆出己之下，好酒淫樂，嬖於婦人，愛妲己，妲己之言是從，於是使師涓做新淫聲，北里之舞，靡靡之樂，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……」，司馬遷與紂王的時代相差千年呢！司馬遷以文賈禍，實在不冤他，司馬遷是個小說家。

殷商是一個有趣的時代，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時代，殷家商人發明車輪，制定車駕禮節，殷家商人之禮至今還流傳民間，他們崇拜福·祿·受·喜；他們說三星高照，是指福·祿·受，他們說四喜臨門，是連同攸侯喜都來紀念了，殷家商人敬天崇尚自然，殷人無為卻不無能，他們習藝且商人重諾，殷家商人和現代的生利人不同，一個將近五百年的時代被污名化又被真實紀念，簡直不可思議，不是常聽古人說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？王者是一以貫三通曉天地人、通曉陰陽之人稱為王，絕不是殺人者才能為王，這些都是著者自幼親見民間習俗的觀察，和半生閱讀所得，

讀者讀來也許另有想法。

殷家的商紂王是神權時代的最後一人，殷人重生不重死，故不尚祭祀，先代的遺留不多，可現代的考古卻證明了殷代的圖文很成熟，他們並非原始之民，殷家商人有車行遍四方，他們自由來去，天下為公。我幼時背誦《禮運大同篇》深深相信其所言不虛，大道之行自然無偽。

是殷商成湯和伊尹定訂了中土的烹飪法，至今依舊是中土的主要飲食之法，大漢就是煮菜的鍋子，鼎亦是煮羹的炊具，至今台語仍用「鼎」字來稱呼炒菜、煮湯的鐵鍋。

周部族的羌人開始崇尚祭祀先祖，殷家商人不苟同紛紛離去，於是有一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……之語，那很可能是當時的社會風氣，可見一直到西周末年都有殷家商人遷離中土大地。

著者所讀的《竹書紀年》一書，是清光緒三年浙江書局據丹徒徐氏本校刻版，該書之序言寫道「竹書紀年者，晉太康二年，汲郡人發魏襄王冢所得」，這是盜墓者所發掘。其序又寫道「紀年一書自周隱王十七年，瘞於梁襄王冢，至晉武太康二年乃的此書，凡五百七十年……」等語，知曉中土文字演變的人會明白，此書出土絕非現代文書，是竹簡，文字也可能是甲骨文之後的圖文，很可能是大篆之前的文字也可能是秦代的小篆，可見我所讀的書也是過了好幾手抄寫的了。但細讀仍可從中窺探一、二，例如殷家之本：《專·建·封·制》，絕非後來的《封建·專制》，我母親曾敲著我的頭說，讀書要讀兩行中間那一行，她不識字卻睿智無比。

著者認為殷商以前乃至於西周和東周時代，中土只是各個部落集合而成大邑，一家一族都有族長，誰家族長有專業能力分享各家各族，讓其他家族來附者眾就能建立起一個時代，而族長就是人主，與一般人無異，漢朝有文景之治，漢文帝、漢景帝不也是要種地稼穡以示重農？

殷商之後的羌人一舉鼓噪而得中土，羌人來自中土西方，他們是西方來的部族卻又區分四方

諸部族為「南蠻、東夷、西戎、北狄」，越是後代的中土帝王越怵這些四方之族，他們只好廣築城牆成了國家了。然而佔據中土的羌人又想用禮樂來治理國人，他們也許不知道大象無形，更不知道大音希聲，他們吹鼓吹、大鑼大鼓的敲擊，弄的四野吵雜，殷家和夏代遺族都離開了，他們只好發展出各式各樣互相矛盾的道統來說服人民，可又不得其法，最後他們只好說紂王無道！羌人是替天行道，然而道是什麼？就讓讀者來判斷吧。

《殷墟》共有三部，首部曲：南風，第二部：姆野，第三部：攸侯喜。

前兩部寫的是殷商帝辛紂王上位成為殷地朝歌人主起，到他離開中土殷地朝歌止，中土殷地朝歌的故事，攸侯喜寫他率十萬部眾離開中土，本書的時間前後約一百年。

商紂王上位五十六年，如果紂王喜長夜之飲，早就有三高病死了，也不至於上位五十六年，史書上並沒有帝辛陟的紀錄。如果紂王真如後代說書人所言，嬖於婦人，愛妲己，妲己能美貌多久？

妲己真是美，她心美，命運也美，詳閱古籍後，實在很氣餒《封神演義》對她的描述！

姆野，自壬子寫到辛卯秋分，前後四十三年，紂王也從三十二歲的盛年成了七十一歲的老人了，而一心覬覦中土的周部落羌人亦一同老去了！西伯姬發甚至比紂王大三歲，周公姬旦比紂王小一歲，一應眾人都老了，然而這就是時間之輪的奧秘，亦是人心執念的奧秘。

姆野大戰至今已眾說紛紜了，姆野也被竄改成了牧野，原來姆字從母，被改為從父了！中土的圖騰式文字實在太方便有心人士竄改，隨手加一減二添三，三兩下就成了，都不需要太費事，東漢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又將中土文的文字組合結構歸納為「六法」，欲造新字就更加方便了，然而此舉畢竟是騙不了人，也欺不了天，大自然的道理都不是文字能侷限的，真是大快人心啊！

《南風》之曲，相傳是舜南遊所做，帝舜是這樣了解人民，深知不能使人民受饑，不能讓民生所需不足，人心也不可以都生悶氣甚至發怒了，發怒傷身、饑饉害命，饑寒會起盜心，自古以來民以食為天，故五穀為養，大地富饒生養萬物使人民皆有所養，自然就如沐春風了。

南風首部曲寫來約十五萬字，起於戊戌，終於辛亥，前後還夾寫丁亥歲到丁酉年，共計鋪寫了二十四年。殷地帝辛紂王十九歲，己亥冬上位，戊申春獲妲己已歸，紂王二十八歲，己酉歲王獵於西郊，紂王二十九歲。這是中土殷地朝歌的全盛時期，紂王何以寵愛妲己？鹿台何以稱為鹿台？殷家商人的傳承是什麼？殷地朝歌的四季風光，東、南、西、北四門市集各有特色，還有古老的醫者之法，那是生命之道，都寫在南風之中。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。

第二部姆野約十八萬字，《竹書紀年》書寫「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於姆野」，姆野自壬子年寫到辛卯秋分那一日，用十八萬字書寫四十年光陰。玄天是什麼？九天亦是玄天之一，著者想借女人之能寫大自然現象，但是九天竟成了「仇」字！人若與自然對抗，又破壞了自然與之為仇，那麼九天反撲的力量，人類將無法抵擋啊！玄天無名，人類只能順服。

曾經有人說殷家商人會敗給少數周族羌人，是因為奴隸倒戈！人心怎會不自由至此？都有顆奴隸之心？又有人說殷家商人有十萬亦或是二十五萬大軍無端消失，又人心怎能如此好戰？真的是大軍嗎？然而這種事在中外歷史上都有前例，消失的古羅馬軍團已經在中土被發現，消失在沙漠中的拿破崙軍隊至今下落不明，但他們都比攸侯喜晚了千年以上，人類怎會變得如此好戰？現在連電腦遊戲都是在鼓勵殺戮！難道人類就沒有其他可能嗎？

現在的事，以前都發生過，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，但是人類還是好奇的，很多人都想知道，

三千多年前消失的攸侯喜率領的十萬部眾都去向何方？

第三部攸侯喜寫來約七萬五千字，接著辛卯秋分寫下去，他率十萬部眾東去不回，欲知後事，不需等候下回分曉，只要讀完本書就知曉了。